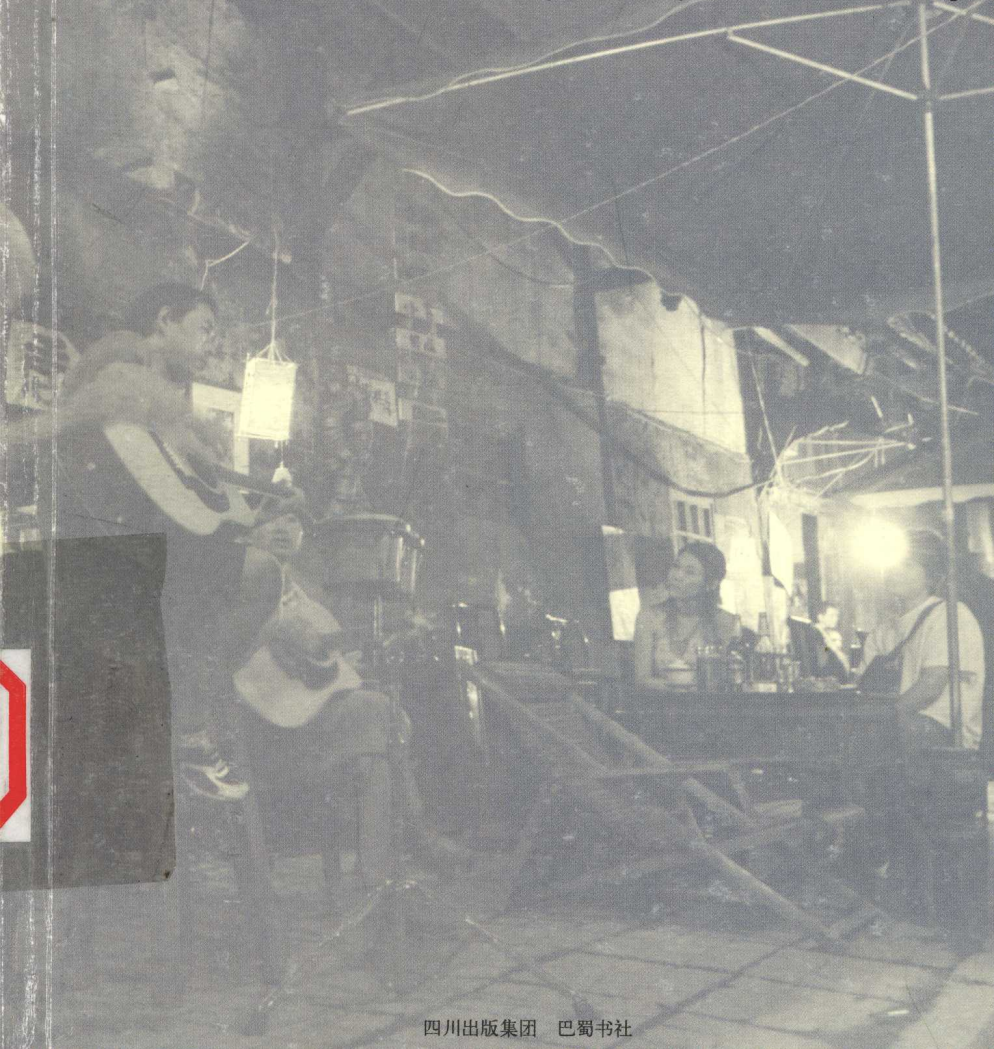


主编 / 何小竹

短篇小说卷

鱼和成都

新世纪成都文学



1217.2
593

新世纪成都文学

短篇小说卷

鱼和成都

主编：何小竹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和成都：短篇小说卷 / 主编何小竹. — 成都：巴蜀书社，2008.3
(新世纪成都文学)
ISBN 978-7-80752-106-8

I. 鱼… II. 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391 号

鱼和成都

YUHECHENGDU

主编 何小竹

责任编辑 陈 红

特约编辑 陈 维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式设计 李 同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 行 科 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制 版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38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106-8

定 价 120.00 元(全六册)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028) 85910167

序

“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

当六卷本《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清样终于沉甸甸地摆上案头时，就想起了巴金老人《随想录》中的这句话，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在选编这套丛书过程中的强烈感受。

文学的路也是心灵的路。文学其实是心灵的歌。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文学家心路历程的写照。我们阅读《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为作家的心灵之歌而欣喜，而感动，而敬仰。作家之心，有如湖水，映照出层峰翠峦；有如火炬，启迪着蒙昧徘徊；有如天空，闪烁着日月星辰……

作家们合着时代的脚步前行，为时代存真。七年仅只一瞬间，但从艺术探索的角度，阶段性地整理和总结成都文学的实践是有必要的；如果再考虑到近20年成都文学发展史还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的情况（而这20年又恰恰是中国文学急剧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那么，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为成都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就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对象和资源，它不啻为成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编辑和解读“新世纪成都文学”的思路可从两个关键词入手：一个是成都文学，另一个是新世纪文学。前者强调了文学的地域特征及其历史，后者则凸显了文学发展的动态和趋势。

李白有诗“九天开出一成都”。一个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成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繁荣，都直接影响着成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汉代以降，司马相如、扬雄、陈寿、陈子昂、李白、杜

甫、薛涛、苏轼、杨慎、虞集，名篇迭出，风流何似。近现代以来，更是名家辈出，吴虞、刘师尧、曾孝谷、曾兰、李劫人、巴金、艾芜、沙汀、马识途、车辐、流沙河等作家及作品，展现出中国新文学的独特魅力。李劫人先生的“大河小说”，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郭沫若称赞它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新时期以来，成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作家及其精品力作。

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诗歌最繁盛的年代，也是成都诗歌最繁盛的年代。那时，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像三驾马车驰骋在中国诗歌的江湖上，那么耀眼，那么引人注目。如今，非非继续非非，莽汉继续莽汉，整体已融入更大的整体，而诗歌的光荣属于成都，属于我们共同的母语——汉语。《新世纪成都文学·诗歌卷》，共收入了五十位成都诗人的作品。他们的年龄结构跨越了五个年代。五十位诗人和五个年代，这样的诗歌序列并非编者有意为之，一切纯属天意。

《新世纪成都文学·中篇小说卷》，共收录作品六部。所选小说以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可谓异彩纷呈，人物、故事和风格都大异其趣，但它们有一个共同品质是引人注目的——六部小说都好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写作短篇和阅读短篇都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新世纪成都文学·短篇小说卷》，特意为成都的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成都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近年来之所以频频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是因为他们一

直都在“悄悄”地，同时又是“野心勃勃”地写着自己的短篇。

散文是最不拘一格的文体。规范地说，散文又是最难写好的一种体裁；通俗地说，散文是最可以“乱写”的。有事说事，有想法说想法，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正因为如此，相比于诗与小说，散文作者又是最不可能把自己藏得起来的。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境界和水平，看你的文字就一目了然。散文贵在神聚，《新世纪成都文学·散文卷》就是呈现的这种“神聚”。

《新世纪成都文学·批评卷》，对近些年来成都的文学批评作了一次总体性的梳理和考量，寻觅并发现成都文学批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踪迹，在亲历和见证的双重意旨上，使选本成为成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见证。

古体诗词千百年来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正宗。“风流销魂沧海外，桃李遍植到天边”。换言之，中国古体诗词从来就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我们古国文明最富有民族内蕴与特质的一大标志。《新世纪成都文学·古体诗词卷》，是成都诗人秉承“微而婉，和而庄”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道”，是讴歌时代，抒写性灵，反映生活的写照，在成都文苑占据着一席之地。

新世纪以来，成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和称号，成都的形象和内涵也日益丰富迷人。对于像成都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仅有一些美誉和称号是不够的，它需要凸显更加丰富的城市文化性格，

而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是一个城市最具魅力的文化形象之一。特别是关注民生、解决民生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成都文学的生长、繁荣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在作这样一种努力，它发掘并展示了成都文化的深邃魅力。

《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一共六卷，包括柏桦和席永君主编的诗歌卷、向荣主编的中篇小说卷和文学批评卷、何小竹主编的短篇小说卷和散文卷、杨吉成主编的古体诗词卷。在选编过程中，编委会历时半年，不辞辛劳，广泛联系作者，征得了丰厚的新世纪以来成都作家创作的作品，我们从中精挑细选，尽可能做到客观、优质、全面地展示成都文学新世纪发展繁荣的真实生态和面貌，但挂一漏万之弊，恐也难免。

《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是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联共同推出的文化精品项目，由巴蜀书社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鼎力支持以及相关同志的无私帮助，专此恭致谢忱。谨抄录如下诗句作结：

与我的生命一同呼吸一同欢笑的人啊，
请用你牵挂的目光啜饮这些诗篇，
它们是时间手中永恒清新的镜子和火焰，
映照出我们穿越世纪的灵魂风景。

杨吉成
2007年深秋 成都

目录

何大草

鱼和成都 / 001

华秋

坟上的灯 / 014

吉木狼格

少年朱小康 / 036

姜巍

空屋 / 047

洁尘

酒吧 / 075

静树

小说之城 / 086

雷立刚

黑金属 / 095

骆平

昙花里的爱情 / 104

离

古冬 / 107

六回

模仿 / 128

黎民泰

1945 年的湖 / 131

麦家

两位富阳姑娘 / 158

袁山山

保卫樱桃 / 176

色波

走南闯北的诺布次仁 / 191

索朗仁称

交警李伟的一天 / 200

唐仕君

医生 / 220

凸凹

包在纸中的火 / 229

乌青

古吧 / 247

袁远

布后镇 / 253

颜歌

孤独的大号手 / 285

杨黎

出门看天 / 296

朱晓剑

小马过河 / 301

中茂

涉过秋水的猫 / 308

张小静

小静其实特别笨 / 330

张放

商隐成都行 / 336

后记 / 何小竹 / 358

何大草

鱼和 成都

—

我父亲正式向余英年小姐求婚的那个上午，成都飘着蒙蒙的细雨。他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出华西坝，撇开沿河的捷径，一路朝北去。过万里桥的时候，看见一排黝黑的光屁股娃娃站在桥墩往下跳，下边有日本飞机炸出的炸弹坑，水深得像是跳水池。父亲骑过了南大街，红照壁，到皇城坝又折而往西，经东城根街，过半边桥，兜了近半个城的大圈子，才慢吞吞拐进文庙前街，到了那扇撑着一棵大朴树的院门外。他后来告诉我，之所以磨蹭，是为了缓解心里的不安。而据我母亲的回忆，那天一早是清风鸦静的，她父亲余外庐先生伏在书房撰写《成都城垣考》，牵牛花的藤蔓绕过湿地，向廊檐下慢慢爬过来。佛堂里燃着细香，供着观音菩萨和已故的余夫人。母亲说，当院门敲响的时候，一窝野鸽子正扑噜噜地腾起来。父亲推车站院门口，头顶着滴水的衬衣，像一个孤身长旅的古人。

母亲问：“你咋个才来呢？”

父亲嗫嚅说：“俺，迷路了。”

那是1941年7月27日的事情。给父亲开门的是余英年小姐和她妹妹余文年。英年对父亲莞尔地一笑，她的容长脸是适合莞尔一笑的，但她的嘴唇坚定地抿着，这种坚定总让父亲对她有一点发憊。文年也朝父亲笑了笑，还挤了挤左眼，意思这就全看你的了。父亲埋了头，像是没看见，径直上书房去给余先生请安。

父亲是从山东流亡过来的学生。那时的华西坝，除了五所基督教会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外，还有内迁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父亲就在齐鲁的教育系念大三，而英年在华西的家政系念大一，本来彼此不相识，是文年牵的线。文年十一岁，比我父亲和她姐姐都小十多岁，最喜欢的事情有两件：看张恨水的小说、吃街边上的担担面。英年骂她没出息，她不服气，反问：“当好太太就算有出息啦？”英年气得脸发白，要拧她的嘴，只碍她小自己太多了，下不了手。华西的家政系是培养太太的，至少成都人都是这么说，那儿的女娃儿会摆弄琴棋书画，还会说英文、煮咖啡、沏好茶，是为相夫教子准备的。英年说：“都是一派的胡言。”但众口铄金，没人会听她辩解的。

四月的一天，英年回家告诉文年，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已从重庆飞到成都了，要到华西坝来演讲，你一定要来听一听，开一开眼界，你总不能一辈子做个小家碧玉吧。但文年不想去，说自己不晓得海明威是哪个，更没读过他的书。英年就耐了性子说，海明威是全世界有名的大作家，专写战争题材的，最著名的是《永别了，武器》。文年又问：“他跑到中国来干什么，他不晓得这儿到处都在打仗嘛？”英

年说，“他就是来考察中国的抗战啊。”文年扑哧笑起来，说：“还说什么永别呢，这家伙离了武器还能咋个活？”英年扭头看看她们的父亲，余先生干咳一声，拿茶船在盖碗茶里擗了擗，茉莉花茶的香味在屋子里飘着，他说：“姐说好，听一听也好嘛，啊？”余先生是成都第二师范的教务长，三年前夫人去世后，他以修纂《成都城垣考》自娱，把家政都交给了大女儿。

二

文年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去的华西坝。她瘦瘦高高的，乌黑的刘海，白袜子裹着两条长腿，虽然只有十一岁，晃眼看去却像大学的预科生。华西坝在红照壁以南，南河的那一端，是成都最僻静的一块地，在草坪、银杏和藤蔓之间，虚掩着三十几幢中西合璧的洋楼房，青砖灰瓦，暗红的飞檐，早晚都有些烟雨迷蒙的感觉。海明威讲演的地方，是一排树后的小礼堂。文年在路上吃了碗担担面，来得就晚了，礼堂早被人堵得水泄不通的，就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她踮脚看不到，就拨开别人的腰杆朝里瞄，瞄见一个杀猪似的黑汉子在说最后一句话，接着是暴风雨般的巴巴掌把什么都淹没了，然后是人潮发声吼，决堤一般的向后涌，簇拥着那黑汉子出来了：他举起长了猪鬃一样的手臂，很沉着地挥动着。文年看见她姐姐紧随在他左侧，激动得满脸在淌汗。在一个拐弯处，黑汉子拿空着的左手在姐姐的书上签了一个名，动作花哨得像莎士比亚在写鹅毛笔。文年觉得很好耍，人潮卷过来，她就一边笑着一边退，不觉就退到了钟楼下的池塘

边。

池塘边有片紫薇林，一个青年双手抄在裤兜里，两眼迷茫，盯着池塘的浮萍在发呆。她啊呀了一声，拍拍他的背，他没反应。她又扯扯他袖子，他还是不吭声。她急了，说：“你是不是想要自杀哦？”青年慢慢把头转过来，盯着文年看了老半天，说：“俺，干吗要自杀？俺还有娘呢。”这人就是我父亲。文年说：“既然不自杀，咋个不进去听海明威？”父亲说：“俺，不懂得海明威。”文年说：“我也不懂海明威，懂来做啥子？哎，你读过《金粉世家》、《啼笑姻缘》没有呢？”父亲摇摇头。她说：“哦，你是不是想娘了？”

“不想。”父亲慢吞吞回答说，“不想是假话。”

文年扑哧笑了，她说：“你这个北方佬好好耍。”

父亲也跟着木木地笑了笑，他不晓得自己有啥好耍的。

文年看了他半天，说：“你长得真高大。”父亲又木木地笑一笑，心想俺有啥高大的，高大的男人山东多的是。文年说：“你喜欢啥子呢？”父亲想了想，说：“也没啥喜欢的……喜欢早些能回家。”文年说：“那，喜不喜欢担担面？”父亲说：“太辣了。”文年抬头看着树冠的一枝紫薇花，粉嘟嘟，娇嫩，她说：“能不能替我摘下来？”父亲一扬手，就把花摘来递给了她。她说：“你真好，你当我哥哥吧，我一直想有一个哥哥呢。”父亲嗯了嗯，说：“可俺不是你哥哥。”文年说：“好吧，那你当我姐夫吧，姐夫跟哥哥也差不多。”父亲红了脸，正色道：“你多大？你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文年却不急：“我当然晓得我在说啥子，反正我姐姐也要嫁人的。”她说，撅了嘴：“你把她管住，免得她管我。”父亲说：“你知道嫁人是怎么一回事？”文年

哼了哼，说：“张恨水的书，不都说的这些事情嘛？可惜你是没读过。”父亲苦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时候，英年忽然从哪儿跑过来，一把拽住文年，呵斥说：“你就躲到这儿来听海明威？”文年指指我父亲，说：“他不是海明威。他是……请问您是？”父亲大窘，不情愿地报上姓名、学校、专业和班级，像要证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英年松了手，也报上自己的姓名、学校、专业和班级，像要表示自己是知书达理的闺秀。文年跟姐姐走出几步远，还回头朝父亲挤挤眼，又拿指头指了指姐姐的后脑勺，大概意思是：看好了，就是这千金！

三

父亲以为这插曲就算过去了。

有一天正上课，空袭警报拉响了，学校的师生都哗哗地出了校门，朝着南边的郊野跑。川西坝子的四月，稻田的稻子已经抽穗，或者灌浆，青一片、黄一片，无边无际的。有沟渠纵横其间，有竹林着星星点点的农舍，若不是有凄厉的警报在响，的确就像诗歌中的桃源。我父亲跃过一条水沟，朝一棵铺展得很开的板栗树奔去，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啊呀”！急回头，正看见余文年小姐一只腿陷在稻田里。她看着他，也不求援，也不惊慌，就这么看着他。他赶紧跑过去，使劲帮她把腿拔出来。稻田的湿地黏得像胶泥，拔得文年泪花盈盈的，一条腿也成了泥腿子。父亲把她扶来坐在栗树下，把泥腿放水沟里边冲，把白袜子放在流水中间漂，像是在漂一匹纱。父亲说：“疼吧？”文年不说疼，大骂都是

姐姐作的孽，她感冒住在家里，却让自己来宿舍替她取本书，哪晓得正碰上躲警报。父亲说：“别骂她，她也是没办法。”文年说：“你心好。姐姐其实也心好。”父亲说：“哦，怎么个好法呢？”文年说：“好得像我妈。”父亲又哦了声。她说，“你把我姐姐娶了吧，你当我姐夫。”父亲说：“那，俺不就像你爹了吗？”她笑起来，睫毛上还挂着几颗泪花子，“我是有爸的，我缺一个哥。”父亲不吭声。她又说：“你要不娶她，游小韧就要把她娶走了。”父亲不知道游小韧是谁，但是他不问。她说：“游小韧是爸爸的学生，追我姐姐追得紧，幸好他在重庆念国际关系学，不然天天都要跑过来。你说讨厌不讨厌？”说完她就看着父亲，很耐心地要听他的一句话。

父亲动了动嘴唇，想说一句什么话，市区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日本飞机开始投弹了，浓烟滚滚，不晓得成都又添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相。

空袭警报解除后，父亲坚持要送文年回家去。文年试着走了几步，竟然有些瘸，叹口气，伸手挽住了父亲的胳膊。到了文庙前街，正巧遇见也是躲警报的英年和余先生回来了，英年的容长脸上是确有病容的，憔悴而微黄，胳膊被一个西装青年有力地架着。文年“咦”了一声，像是很惊讶，父亲立刻听出来，那青年就是游小韧。英年脸红了红，见妹妹也挽着一个青年的胳膊，想要问什么，但文年却大大方方招呼游小韧，问：“游大哥咋个跑回来了呢？”游小韧说：“陪都闹学潮，我回来躲几天。”

晚饭是英年扶着病体做出来的，一碗蒜苗回锅肉、一盘青椒炒肉丝、一碟香肠、一碟油酥花生米、一钵番茄煎蛋

汤，另有一小碗凉拌萝卜丝是她自己的，她吃素。余先生给游小韧和我父亲都倒了一盅乌红的药酒，泡的有枸杞、红枣、三七、当归、四脚蛇。余先生问：“学潮都闹什么呢？”游小韧笑：“无非敦促蒋委员长跟日本人血战，早日光复河山嘛。”余先生说：“倒真是一腔热血呢。那你咋个看？”游小韧说：“日本人船坚炮利，我们除了以逸待劳，也没别的好办法。”余先生又问：“重庆整个的情形怎么样？”游小韧很小心地摸摸三七的分头，说：“陪都的整个情形嘛，就是乱得很。”余先生把一盅酒喝下去，不再说话。游小韧夹了一片回锅肉，在筷子上轻轻抖了抖，说：“在陪都就吃不到这么好的回锅肉。这个靠水码头聚起来的都市，说到底，是懂得食不厌精的。”英年矜持地哼了一声，说：“重庆人都像你这么会说话？”游小韧诚恳道：“我哪会说话呢，言为心声罢了。”文年忽然扑哧笑出声来，把嘴里的番茄汤都喷了一点在他脸上。文年说：“游大哥，你晓得我姐姐最爱吃啥子？”游小韧忙问是啥子，文年说：“就吃你这一套啊！”游小韧愣了愣，夸张地哈哈大笑着。我父亲瞟了眼英年，想她该要发作了，但她只淡淡说了三个字：“没规矩。”我父亲几乎没说话，他被青椒辣得咝咝地叫。

后来父亲去余家的次数多起来，有时候是余家姐妹邀请他，有时候是他自己主动去。文庙前街，就在文庙的前边，汉代的蜀郡守文翁曾在这儿筑石房子，教孩子们念书，今天的历史教科书记载，这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现在这儿还有一所石室中学，校史已经二千一百四十八年了。文庙前街往南去，过两条小街，就到了南河了。南河，古时候叫锦江，堤岸上种植过二十里芙蓉和梅花，是杜甫、陆游